

乾道本韓非子

十四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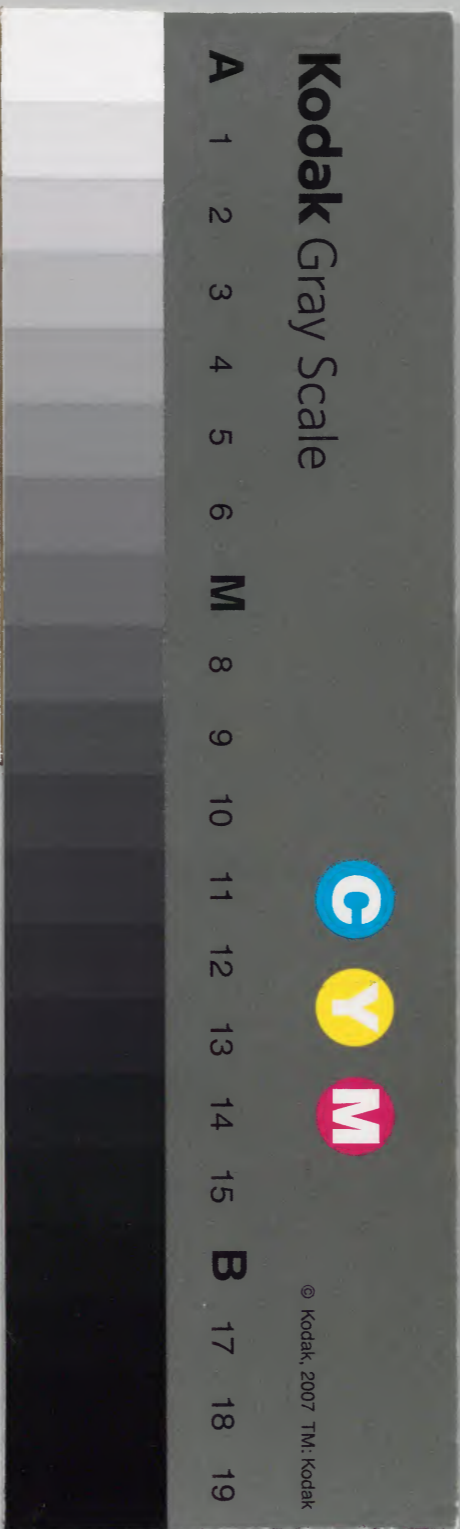
三

漢書門		九	五	六	八	類
一	〇	一	〇	一	〇	一
四	四	五	八	號	類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子	漢
三〇〇	函	九	五
二	册	六	八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8
		冊數	4	(3)
		函號	300	35

芳四
法家二〇五



淺草文庫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能令臣操之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

又能忍渴及至疑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為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慕田恒為

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冒弒簡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

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行下

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

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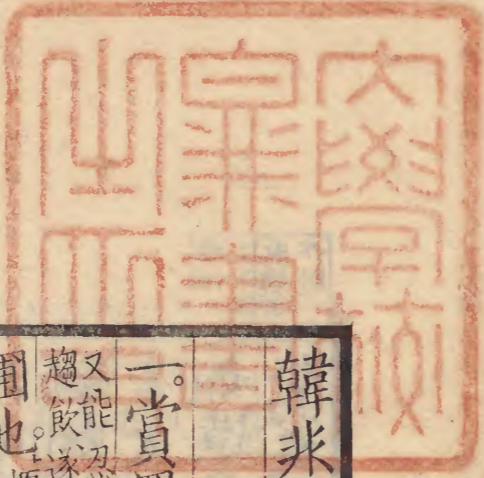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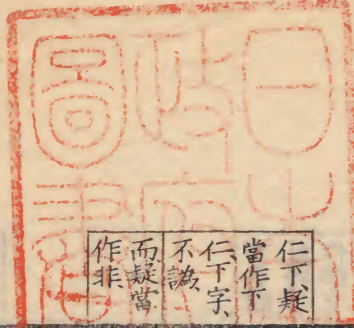
情但當自求理以此言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死應

欲發疏果以救飢人昭王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

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

仁下疑
當作下
仁下字
不誠
而疑當
作非



上二作
去適疑
當作得

上於疑
當作同

有吏難
亂疑當
作雖有
亂吏

敗疑當
作則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位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心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目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躬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目故失火之畜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畜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駑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下之當
作子

閔王李允用趙餓主父也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間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相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官有怨女則人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羸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羸也羸亦令馬可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圍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圍池也故王良造

馬當作
駕

撒穀當
作撒亦
當作共
而下疑
脫數字

伏上
有疑字
是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撒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服習之，故成也。駕圍中，渴馬見圍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出彘用威懼也。

正當作
止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圍池也。以仁濟物，由圍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圍中，造父驅車入圍，馬見圍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圍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暮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

恒常作

舜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邊轡而入門。間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警發營作罰下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此言之人二甲。此言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言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也疑營作出下

適一作釋是

屯亦謂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言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執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用發營作使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菘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

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日田鮪教其子田章

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

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

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

何也對曰昔相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相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

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

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

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

亡何也曰昔者齊相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

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

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

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

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

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

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

一重免於相則四字

雖嗜魚三字疑衍

於下二有是字屬下疑脫子字關一作隱何益之益疑當行爲字一作是

淺媚
作羽翼
號作梳
並是

效下疑
脫子宗
車下疑
脫居字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淺媚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曰。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
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逐重。

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
怒也主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上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丘聞之曰。遠哉。禁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諸當作
衛下諸
侯毀之
諸亦同

不作
若走

得作
時從

轡
當作成
騷
身使
作使
可從

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雍瓦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東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

者疑當
作租

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
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則利入於上若
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
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
下然而女吏富矣

一重管
仲二字

齊相公微服以巡民家有人有年老而自養者相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相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
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相公曰善乃論
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相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
相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
七十矣而無妻相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有上疑
脫所字

一無臣
字
掌疑當
作當

挑
當作

利上
有有字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相公曰
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綴在後
綴鉞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綴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
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
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
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
則有錯飾後則利綴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
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
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綴在
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

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為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

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謂詐不能制勝禮唯忠信可以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

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

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偽文公曰善辭

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

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

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多上一
有取字
無不字
並是

君疑當
作君

有疑當作在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

拔一作被是

謂一作請是

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且哉乎麻止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則畝正相謙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柰何堯在上三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柰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曰下一有音字是

上有盡疑標以字一在者字下疑衍是者字

管仲以下一提及行是

主下一有味君二字味字句字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蒼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刀，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去惟人肉未嘗易牙，丞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非子十五

首作首字無惟字並是無聞字並是尸疑當作戶篇內並同見字疑衍堅上字一有去字是

君去上一有欲字是

垂上一有市君二字是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堅刀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事蓋藏詐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堅刀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女，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女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堅刀，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

非子十五

非猶不也

非猶不也

有不個是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

曰或作曰可從龜一作龜是龜是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甯龜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除疑當
作塗或
作塗高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莫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二于字
疑當作
千虜上
一有為
字是

會疑當
作禽

若上一
有宜刑
二字是

齊相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相公三往而弗得見。相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相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相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相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適相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為若無智能而虛驕於相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相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相

公以輕上海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相公不知仁義

麻非笄之役晉代齊也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人下一有則字是勸上疑脫不可二字

或曰却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且後至也夫却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子一作何是格篇內疑當作

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却子之得之也望却子之過今却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故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相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相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

上國疑當作或以下是一提行是

令故曰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
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
承都丞官官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
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
誣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與言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
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則國
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左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子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

子一作
身是

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
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術一爭
字則專
上疑脫
用字

難二第三十七

其字疑
術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
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
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敏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
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
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卡子十五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國下一有者字下胡其無並是或以下一異行是

齊相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相公之恥於小人而生相公之恥於君子矣使相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相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相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行疑當作遺亦下疑脫生字

孟嘗作孟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質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際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叔上一有君之力也四字是二邪也

三千字
一作于
是作
虞吉通
用亡下
有處字
是無臣
疑當作
無君

亡忘通
一作忘
上故宗
疑衍公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相公宮中，二市婦問里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柏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

飾於下
疑脫法
知二絕
法句屬
知下屬
供上屬
有故字
將作於
是

來一作
求是

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疾下疑
脫字
禁上
有者
是邪
智作
邪爲
並是
禁之
疑行

故上一
有也
是
富一作
實是

有資稱比于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

作一作
不是

克
疑當作

子一作
是

茲字移
禁下看
術下疑
脫字
而猶其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相公奚遽易哉若使相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相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口而作葬相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相公闇主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之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效弗蚤林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也雖倍入

慎順通
一無和
字是

及上疑
脫不字
臣聞之
三字疑
當在昔
者上耳
下一有
士字是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
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
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
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
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
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
好則入多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
而有曲阜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
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楯而自射之櫓
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
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用之耳昔
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二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下一有
以字是

道一作
道是
必下一
有以字
是下以
察所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相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相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
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相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又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
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相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相公以君人為勞於索
入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
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
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
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
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為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管上一
有得宗
是

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
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
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
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
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
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
為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
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
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一重上
湯武二
字是

舉下添
處字看

恣一作
來
授受假
借
一無上
字是

信下疑
脫夫字
上失疑
當作夫
下失一
作人是

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
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
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
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
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雪朝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簡子未可以速去
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
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今以為身處危而
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
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况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
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失一作
一重行
字聚上
有用字
並是

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識。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糲或作
糲可從
下同觀
一作勸
見下有
問字並
是

力一作
又是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女奴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女奴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與言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女奴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王疑當
作主取
鄒通

恐上一
有惟字
是

以字一
在子字
下離下
有君字
並是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
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
役君令二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
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時當
君為蒲翟之人無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相公置射鉤而相
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相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祛之罪相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
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
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相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
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

後復疑
當易此

人有以
下一提
行對作
射並是

世一作
藝忠作
疑當作

州一作
周大臣
作是者
並是

人之言也直飾非誠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
臣不愧而復為貞不皆死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
不貳何如人有設相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相公不能
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
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相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
而不能有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
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
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
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
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
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其難下
疑脫者
字

隅一作
儂葉公
以下提
行遠是
哀上疑
脫魯宗

或無上
三字是

恐一作
葉公識
字並是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
薛，不使危，正適專聽，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
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求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求遠。』魯哀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二百乘之家賜者三，世賜與為寢也。故曰：『
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
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

而下一
有政字
是

不疑當
作天下
從而或
作疑而
包徒而
作邑而
猶有也
難者一
得作實
罰作實
並是知
知假借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
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
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
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
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
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
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賢上疑
脫選字
政正同

使賢疑
當作人
知君三
字蓋知
君誤合
為智也
飾節通

一無方
字是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
智太宰軫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
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相進也不自賢
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
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
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
而相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
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
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
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
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討於
上精廉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

下也字
下疑脫
知下明
則云云
數句一
重法於
微三字

必甚一
作甚必
是

一無則
字是

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
分公功好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
見精滌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
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栢侈於桀紂猶未虧德於翰墨著以為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
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必女媺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青
成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
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老言

常一用
上下同
或兵以
之五以
代今上
字能之
無能之
如師之
韓魏以
攻秦其
無奈其
人可亦
不亦亦
勝不亦

物以治物謂備因龍以治鱗蟲。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
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
不用而效得。故宋人語曰。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射雖善
未必一得。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效。亦有羅。不
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宵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
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郊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
郊。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
魏之兵以伐趙。淮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或曰以
下一提
行是

強上一
不見字
夫作夫
並在在
字疑衍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
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
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
何也。而況孟常芒郊韓魏。能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
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
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柰何也。
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
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
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
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
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

申子

五

一無下說字是

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

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

三伐當作疑代君於後言在衛則君也後

一無一亡字是

下臣字
疑當作
巨非
省文

謂一作
離是
疑當作
宣田下
一有氏
字是

或曰以
下一提
行是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

公下疑
脫加誅
於乃臣
而使七
字

下相疑
當作完

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虎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魚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相弑兄五伯兼并以相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罪上一
有懼字
楮作後
並其案
疑當作
故下一
有已字
是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
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
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
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
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
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
怒則臣衆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
故楮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
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
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

下小字
上二有
報字是

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上不字
猶非也

一無故
字是

不猶爲
也

靈下
有公字
是淺
假借
當重
見三
字下
一有
字是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
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
作難。鄭子都殺伯嚙。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
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
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
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
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
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
公曰。奚夢。夢見甕甕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
爲見寡人。而夢見甕甕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甕甕一

水子十

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龜亦
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鋤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

雍鋤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

賢慶建而雍焉。燕子噲賢子之而雍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

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知而使

賢者煬主。已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

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

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

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

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雍而不知其雍也。已見之後。而知其雍

主宗疑
行賢一
作必危
二字是

一不重
之字是
同賢疑
當作同
實叔孫
當作孫

一無可
字是

也。故退雍臣。是加知之也。日不知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
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之字疑
衍

韓非子卷第十六

尾張 東方 庸中甫校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臣一作
任是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

擇作

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

乘作

二已字

一無風
字可從
末當作
未
拙上一
有巧字
可從

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為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為觀以
通理一
作堯是

勢疑常
作設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南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干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干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干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干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干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

之勢下
一有與
無不禁
之道六
守道是
勢疑常
作設
言之為
說行

亦下
有不字
是

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久矣。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菜一作
菜是
未一作
末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

行而下
字一作

主下
有上字
漸疑當
作賤

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

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逐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

國一
行禮用

今一作

曰下
本臣
王當
生下同

一無夫
身二字
科作利
似是

之言已當矣。然而兵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

責作
責是

此下
有人字
是

一無利
在二字
動作
惇使
疑例
飾疑當
作飾下
同相疑
術

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方乘之勁。韓七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知。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去作

商君二字
字樣當
移置上

於下
脫術商
君未盡
於六字
上意下
一有治

有治字
字知下
有治字
可從也
可從也
是不之
不一無
日一作
日一作
二作
三是一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

而下一
有病不
已夫匠
者手巧
也而醫
者齊十
三字齊
刑省字
智下一
有能也
二字
力下一
有也
勇力四
字治下
無者字
臺下有
之字是
上入一
作當是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禪殺當
作竄

晉當移
置類上
秦疑衍

二下
有人宗
木疑當
有下
有民宗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誰堪
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
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
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
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
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頤衛僑如狐不稽重
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
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
夫見利不喜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
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
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下其
作威是
身雖倒

晉疑衍

襄一作
者下
有之宗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
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
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
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
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
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
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
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
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彘蝨大夫種逢同
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軀竦心白意
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
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伯一作
千一作
二疑當
作一

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二。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靈下一
有公字

法下一
有地字
是
絲一作
縹縹會
作縹
一無為
字

醉皆也
徒讀曰
相疑術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眾人之口。斷之。眾之所譽。從而悅之。眾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醉。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眾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眾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

使節當
作仗

一無之
於二字
無字當
作據

君禮折
上也疑
當作世

一無入
字
積難也

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
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
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
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
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
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
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
巷族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
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
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
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
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
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

據殺當
作持
權一作
權教適
作正道
並是

一無身
字傳作
傳並是

夏下疑
晚日字

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為是也
故內構黨與外據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
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
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
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
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
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
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
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
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
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
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
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

君當作

埋疑當
作營
不下疑
勝好字

下主一
作臣是

誣一
作歌誣

頓於敵國。地不屬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

通補對

聖王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薛子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薛子適子。而尊小枝。元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

貴下疑
虎管字
謂下脫
之字

若下脫
世字

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
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
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任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
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
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
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
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
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慝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
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
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
難子謂之庶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
原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
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

法言時
一作一
者則三
宋是
一無上
天不可

世下
世下
世下

言義衍
本一作
不是
漸六一
有字
便一作
使近作
迹是

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
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
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
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
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
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
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
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
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
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孤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
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
言利辭行女效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

上下疑
脫也字

死下
有戰字
是
蟲疑管
作蟲

狀一作伏

乎疑衍

所下疑脫以字

下名下一有是無疑衍

上之疑衍

雖疑衍

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割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官賞賜。之所以為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久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

者下脫所字

措一作令是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齋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女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韓非子卷第十七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識。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六反第四十六

死下有遠矣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激疑當作激劔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礮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

疑通

上民下

疑當

死下

民也。而世少之。曰譎諂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女媺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墮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備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

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

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

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

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

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

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

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且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

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

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

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

明下
有主字
下法疑
當作治
上官疑
當改作
民用二
字

犯一作

輕下脫
刑宗
心一作
必是
惠一作
惡是

行於子者其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答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比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

美一作
分是

上所有
一有治
字是
名字疑

下者疑

利者必惡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麻非也故曰重一女妣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比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女妣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女妣盡止女妣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

加一作

諺言

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奔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則一作

財是

恐疑當
作是
一無實
字是
當疑富
訛
貨財疑
第一作
謂是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

利疑當
作刑
儒上一
有治樂
是

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儒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君字疑
中為與
以通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

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弃者更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

者，世疑

善一作

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久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久，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久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信，處治事之官，而為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察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

為下一
有其字
一無下
君字是

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行上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

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

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

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

雖下

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

有賢字

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

博習以下一本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

投行

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

一無所

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

字是

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

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摺笏于戚不適有方鐵鉅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摺笏之議于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鉅不相稱適也

秦走通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衡

一無衡

衝不若堙穴伏櫜察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

推好推

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鈿而推車者珧鈿以壓為鈿也即推輪也上

道下

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

無推字

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

法下

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

字疑行

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

上成下

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

一有別

之都敗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

有也

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

一有無

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

摩來音通

有孽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自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君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

於一作是

裁其音作暴

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有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君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能為難
一無知
字聖作
惠並是
一無上
慮字元
力察一
作若一
宗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貧施賞賜。不能為富。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以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
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
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
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
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
畏重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使人主肆意陳欲曰乱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
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龍衣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下貴下
一有臣
受授假
借

人作

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
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
茲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測也其用人也
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
逆而不違誰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
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
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言大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
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
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重禁
今可立
四字

因情一日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天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母道墮廢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筭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久者人存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下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日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

其非一作
一無下
及上字
是

曰一作
由是

其非一作
一無下
及上字
是

誅下一
有其字
充一作
充足

上一作
失失佚
同
警一作
警下易
作見是

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
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
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
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負庶
責於日適不爭不令庶子
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
失於下也下不一門
大臣不擁制則不得權
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
也外曰畏外曰行威
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
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
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
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
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
止於質貪號食化於鎮姦姦窮於固忍不制則上下小不除則大
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
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

其一作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口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目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配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道曰憎則起外若眩目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日亂起

拆一作折則潰上一無也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拆揆伍必怒不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周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諫陳敬一作

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采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宜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姐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

其之用償

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
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
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
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
之疑辯者言之信女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藉信乎辯而以類飾
其私人主不厭食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
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
足以治職則故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
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女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
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

放官上
下疑有
脫字

上猶言
前也
上語字
一無是

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眾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
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
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
其參故女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一重表
重無前
四字是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
擅為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
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賢於官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主
喜俱必利不當主怒則取之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
重使其寵必王之一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
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
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誅焉不足

也一作
者
王之
一作在
爵三字
可從

非誹通
行罰字疑

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貨賅。是以法令隨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誅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第十八卷終

一未行
有主威
二字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

一無有
字是
版一作
版
子疑言
作下
故繫疑
當作祭
齊變同

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
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
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
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菽藿之羹
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
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
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
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
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
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冰得水難
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

過下
有客字
是

豐稔
作壤

天授文
詔

徒一作
距是

幼弟不饒幼弟可惜猶不饒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
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
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
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
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
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
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
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脩教三年
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
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
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

皆下
有稱宗
視民一
作民視
如上有
君子並
是
為下疑
脫之字
舉按當
作舉
必上一
有去字

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
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
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
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
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
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
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
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
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
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

仁上一
有為字
一重勢

一無下
勝宗是
勢一作
世是

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
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
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
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
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願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
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勝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
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也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
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
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
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
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

禁下一
有也字
行下一
有成而
兵弱而
地荒矣
人主說
賢能之
行十五
宗下弱
一作荒
是

何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不必害。則不釋。跖奔而不掇。尋常必室。罕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不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偶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

一無功
字是
王一作
生學下
有取字
是
趣疑當
作取四
當作五

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也。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

一無也
字是

非子十九

有字疑

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

無於

上士下
一有貴

不下疑
脫可字

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獨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自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效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用字疑

政不免
於亂五
字疑行

國下
有息家
民作言
並是

事上殺
脫為字

悍悍通

豐饒通

忠一作
患
強弱當
易地

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內外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一舉則
作則舉
委下有
地字並
是
削疑當
作小

去一作
市是

於其父
也三字
疑衍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六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增繳之說而微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政廷當
作秋
如而道

王文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
久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
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
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
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
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昔年
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
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及其地力。
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
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
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
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
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

趨作
外是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
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
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
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
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
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
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
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
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劔者。
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跡之
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

患作
近

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

一重孔
墨字
可從
誠猶真
也

及下
有之字
世下
有主宗
是

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囚圍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豈豈年旁

善一作
若下同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

選一作
宅是

民一作
名

於聽一
作之聽
於三字
是

處下一
有父字

形上疑
脫相字

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子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子。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子。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劔。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啣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投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駕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

盤下疑 脫石字 官穀常 作管下 同 貫猶理 也 禍知疑 倒 得下 有為字

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龍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般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般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親土而食是地不親與般石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般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親土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衆

仁下一 有義字 是

括取言 通

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比日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枯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枯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

通之下脫士者
為民知之不足
師用背而決江
濟河而民張氣
五子產問樹
鄭人請樹
利天下子產存
鄭皆以受請夫
亦明矣故繫上
而求賢智為政
之端未可與為
治也七十六字

善一作
言以是
儒下
有者字
釋作飾
並是
欲字疑
衍為貪
上一有
上字是

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入主
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
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
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
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
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
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搨座則寢益謂癰也剔首
搨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
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狼章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
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
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
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
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
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
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
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
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
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
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
為天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

武下
有為字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殺上疑
脫聲

是疑當
作者
雖疑當
作離
數一作
教是

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

之人二
字疑行

非上一
有是字
謂下一
有是字
疑皆訛
是此宗

難下一
有罰字
是
二疑當
作三下
同

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誅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誅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母稱堯舜之賢。母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詞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志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

上平字
疑當作
上下平
當作下
上平下
脫之字
為刑為
疑行
止字疑
行

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

當作
而如
通

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

無用
字是

以一作
而人二
字是

蔽下一
有於字
是

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以九里斷者。強且強。宿治者。削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強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周一作
用行都
之強作
國無姦
民者作
未並是
出猶云
買震疑
當作震
威疑當
作成
見字疑
行有當
作者
當疑當
諺

道壞疑
當作莫
懷乘官
當作燕
官明當
作事一
無者字
是
言此謂
易攻五
字疑行
下民下
一有不
字是
疑衍
下至字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

一無下
世字是
知下疑
脫而三
治一作
也越作
起並是
聞一作

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
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
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
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
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
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
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
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
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
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
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
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
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

者一作
本是自
疑首識

而補其
也

開是
治立疑

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喜者削恃其不
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
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
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
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疑大
詭

情上二
有人宗
是實作
案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
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
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
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
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
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
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

持持持

何下一

有也宗

之奈疑

蓋聞通

尚賞

通相上

疑脫不

字

存有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

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

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

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安為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

然則去微姦之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奈何

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惟

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

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

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夫治法之

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前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

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

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疇功之

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

則毋適

一作而

得人之

情五家

時猶虛

也

刑形通

難

雖作

難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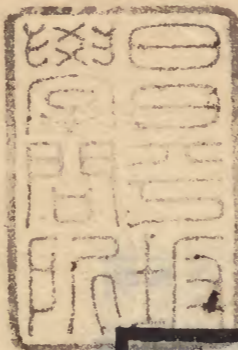
實故

不分疑

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
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
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
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
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
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
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

上總 古川政信義卿校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regular script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Some faint charact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二十' (20) and '古川' (Kawakami).

嘉慶三印

